

亦舒最新作品集

月圓

花好

● 独身女人

● 明年给你送花来

● 不要爱上她

● 花好月圆

● 吃南瓜的人

● 二十一世纪浮华对女性本能影响



亦舒 / 著

YISHU



.....亦●
舒●
最●
新●
作●
品●
集●

花好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 藏书章



海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好月圆/亦舒著.—海口:海南出版社,2003.10

ISBN 7-80645-891-3

I.花… II.亦… III.小说-当代-中国 IV.1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48703号

花好月圆

作 者: 亦 舒

责任编辑: 陈飞扬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

邮政编码: 57021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: 海口人民印刷一厂

出版日期: 2003年10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: 15.5

字 数: 516千字

书 号: ISBN 7-80645-891-3/I·75

定 价: 25.00元

目录

YISHUZHUIXINZUOPINJI



独身女人 1

不要爱上她 71

吃南瓜的人 159

花好月圆 284

明年给你送花来 339

二十一世纪浮华对女性本能影响 466





独身女人

1

我姓林，叫林展翘，我独居，没有丈夫，是个独身女人。

自我介绍就这么多。

至于我的名字，我不大明白“展翘”是什么意思，恐怕是父母想要我做大展鸿图者中的翘楚，如果开珠宝店，倒是个现成的铺名：展翘公司隆重开幕……不过我成年以后很少用到中国名字，我有个英文名字叫 JOY，快乐，林快乐。

我倒并不是不快乐，我的职业很好，在一家“名校”教中五会考班的英国文学与语文，我自己在大学修的也是这两科，一级优等生，跑回来教老本行，轻而易举。晚上改卷子，同一个题目的作文看四十到八十篇，觉得人生并没有真谛，做人就是混饭吃。

我的生活很沉闷，星期日看 Muppet Show，大笑一场，不想呆在家中的时候，找张佑森上街。呵对，张佑森这个人。我应该如何介绍张佑森这个人？

他是在读中四的时候认识的，开舞会，他请我跳舞，跳完之后念念不忘，约我去看电影，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。十五年前到现在，他没进步过，当时倒是出色的小男孩，个子高，面目顶清秀，功课也好，常帮我做代数。可是小时了了，长大就不长进，整个人没一处像样的地方，连说话都不伶俐。

每次出去与他吃饭总是由我叫菜，他慢，又钝，又迟疑，连伙计都等得不耐烦，并不是个好伴侣，但我们是朋友。我很少把烦恼告诉他，我想他不会明白，不过我们在周末偶然也去看一部电影，不说什么话，只是坐在那里看戏，看完说再见回家。

我不明白张佑森的内心世界，也从不企图明白他。中学毕业以后他到浸会书院去念过几年书，我在伦敦大学，玩遍欧洲。

回来以后见面，难免说起枫丹白露。日内瓦湖，他瞠目以视，我问：“你去过哪里？”他答：“澳门。”



我很厌烦他，一年不见他面。

后来又主动约他看戏，因为大家熟得紧，不必挂面具。

穿条粗布裤，一件球衣，光着脸，大家又回到十五岁的时候，无拘无束。

张佑森似乎永远有空档，我约他他总有空，但是他极少主动建议上什么地方。他是那种面团。要他长点短点是不成问题。

隔很久我才知道他在政府机构做事，薪水居然也有四千多元。我心想：四千多请这么一个人，真是糟蹋纳税人金钱，太令人不服气。

这便是张佑森。有时我也希望他是个理科高材生，麻省理工学院太空物理科博士，那么我们可以谈恋爱，甚至谈婚事。不过他很快乐，这就够了，头脑简单的人永远是满足的。

我跟赵兰心说：“真是卑鄙，这么看不起一个人，又跟他约会。”不是不惭愧的。

赵兰心，我的同事，是个聪敏的小姑娘。“但是他对你好，而且他从来没叫你流过半滴泪。”她说。

我笑出来，“这是真的。”

“还不够吗？”赵兰心问。

我问：“这样便够做一世夫妻？”

“保证是一世。”赵兰心笑。

“或者我会嫁他。女人到了时间便得结一次婚，心理上女人有结婚的倾向狂，像候鸟在冬季南飞。遗传因子发作，便渴望结婚……真的。”我说。

“你不相信婚姻？”赵兰心问。

“并不。我不相信。但这么多女人都迷信，想来是不会错的，你看学校里这么多女教师……只有你与我是独身，”我大笑，“我们很快会被打入狐狸精类。”

她伏在桌子上大笑。

兰心是那种个子娇小，男人会喜欢的女人。教员室常因她的笑声添增欢乐。这时候凌奕凯走进教员室。

凌奕凯放下书问：“什么这样好笑？”

我看他一眼，不出声。兰心对他很有意思，因此我很少与奕凯说话。兰心这种年纪，说她懂事，她又不是十分想得开，免得伤同事间和气，我很晓得应该在什么时候停止。

尤其是奕凯这种小伙子，最好有七个女朋友，每日一个，周而复始，而



且都自备零用,随时请他吃饭。是,他便是那种人,有一次我、兰心与他出去吃中饭,帐单上拿上来才三十七元五角,他打着哈哈不肯付帐,我木着一张脸假装看不到,结果兰心乖乖的付掉,之后还并不气。兰心在别的事上十分精刮,应付男人也颇有一两手,遇到凌奕凯却又傻呆了,真没法子。

这当下奕凯过来问我:“今学期教什么?”

“仍是莎士比亚与汤默斯哈代。”我说。

“我知道少不了狄更斯。狄更斯是年年有的。”不知道为什么,我老不能忘记那三十元五角。一个年纪轻轻的男人,衣装煌然的与两个女人出去吃午饭,三十七元五角的帐都不肯付。这年头谁又杀过人放过火,我很看他不起,认为这样的人就是坏人。

所以那日问我家的电话号码,我干脆的说:“我家中没装电话。”

“呵,老姑婆爱静?”他自以为幽默的说。

“是。”我简单地回答。

是又怎么样呢,再做十年老姑婆也轮不到他担心。

相形起来,我明白为什么张佑森不讨厌,张佑森就是那么样的一个人,他也不故作风趣,也不装作聪明,更不懂得欺瞒,他就是老老实实的一个蠢人。

“像你这样的人,怎么会在教书?”他故意讨好我。“因为我要付房租。”我冷冷的说。

兰心在那边笑起来,“有时候你的口气真像老姑婆。”

“是,我的确是老姑婆,真奇怪,”我说,“为什么做老姑婆有人取笑,离婚妇人反而争取到全世界的同情?你想想,天地还有正气没有?”

“所以非结一次婚不可。”兰心说。

凌奕凯说:“哦,原来还有这种理论,”

我住了嘴,我害怕男人在女人说话的时候搭嘴,我打开《咆吼山庄》拟测验题目。

凌奕凯凑近问我:“下星期去看电影好不好?有几部好片子。”

“都看过了。”我说。

“那么出去吃饭。”凌奕凯说。

“没空。”我说。

“不想见我?”他问。

“我怕付帐。”我看到他眼睛里去。



他忽然被我刺到最痛的地方，整个人一震，然后涨红了脸了，说不出话来。

我取出书本走出教室。

上完那节课在走廊遇见兰心，她抱怨我：“你也太小气了。”

我冷冷看她一眼，得罪她的心上人。

“是我让奕凯叫你去看电影的，你老在家呆着不好。”

我不想与兰心吵嘴。她怎么晓得我没地方可去？我有约会还得像她那样大锣大鼓的宣传不行。她也太关心我了，好像我不识相似的——她与男朋友是提携我去看一部电影，我居然情愿在家坐也不识抬举。

“谢谢你，我有事。”我淡淡的说，“不想上街。”

她笑笑，“唉，你这个人。”走开了。

我不是不喜欢教书，孩子们顽可爱，只是同事的素质……一个个是模子里印出来的，想的一样，做的一样，喜爱又类似，追求的也就是那些东西。在他们之间我简直要溺毙，而且一举一动像个怪物。

如果不是为孩子们……我的学生是可爱的。还有教书的假期多，暑假躺在沙滩上的时候——没有十全十美的事，我叹口气。

想要长期伴侣便得侍候丈夫的眼睛鼻子，做独身女人干什么都没个照顾，没有十全十美的事。

孩子们喜欢我。

男女学校的学生早懂事，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正在渡过他们一生人当中最美丽的时刻。这一代的女孩子比我们一群处处胜一筹：身材、面貌、智能。她们发育得堂堂正正，父母养育她们是责任。我们成长的过程偷偷摸摸，寄人篱下，当年父母养我们是恩惠。

我真羡慕他们，他们受父母的训，不必聆听：“当初我养你一场……”这种话。他们懂得回答：“我从没要求被生下来过。”

他们理直气壮，所以眼睛特别明亮，嘴唇特别红，皮肤特别油润。天之骄子。

像我们班上的何掌珠，十六岁零九个月，修文科，一件蓝布校服在她身上都显得性感，蓝色旗袍的领角有时松了点，长长黑发梳条粗辫子，幸亏班上的男生都年轻，否则都——心跳而死。何掌珠身上有点婴儿肥未消，倒不是属于略胖的那种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手腕与小腿都滚圆，连胸脯都是圆的，见过她才知道什么是青春。



问她是否打算到外国升学，她答道：“苦都苦煞了，香港大学可以啦，然后暑假到欧美去旅行。”

她爹是个建筑师。她在十五岁时便到过欧洲，问她印象如何，不过耸耸肩，不置可否，凡事太容易了，没什么味道。

值得一提的是何掌珠功课很好，英文、作文、词文并茂，有些句子非常幽默，偶尔利用名作家句子讽刺一番，常看得我笑出来。教足她三年，看着她进步，心中也有愉快。

有时候我也与她及其他的女孩子闲聊，名为师生联络感情，实则是向老师撒娇，她们早已懂得这一套。

——“蜜丝林是我们老师中最漂亮的。”拍马屁。

（不知为什么，英文书院中的女教师都被称为“蜜丝”。）

“蜜丝赵也漂亮。”

“不过穿得小家子气。”

我说：“别在我面前批评别的老师。”

“背着你可以批评吗？”一阵嬉笑。

等她们看到世界，她们便知道做人是怎么一回事。

想到这里，我不由得惭愧，哦，我是妒忌了，怎么可以有如此恶毒的想法。

“蜜丝林，你在什么地方买衣服？”何掌珠问道。

“街边档口。”我答。

“恋爱时应该怎么做？”

“享受。”

又是笑。女学生永远只会咕咕笑，她们活在游乐场中，没有一件事不是新鲜的，在她们眼中，一切事物都鲜明彩艳，爱恶分明。

“蜜丝林，为什么你没有男朋友？”何掌珠特别顽皮。

“谁说的？谁说我没有男朋友？”我微笑。

“都这么说。”

都这么说。

我明白了。

周末张佑森约好十一点来我家，结果十点十分就到。我问：“你有没有时间观念？我才起床，很烦。”

张佑森做事永远得一个“错”字。



我递给他一叠报纸杂志，“你慢慢读吧，我要梳洗。”

他也不出声，坐在那里看起报纸来。

一会儿我烧着的水开了，水壶像婴儿般呜咽，他又走到厨房去。我到厨房去阻住他，“佑森，你在别人家中。坐在客厅中央，别乱跑好不好？这里不是你付的房租，你规矩点，守礼貌行不行？”

他仍然回到客厅坐下，不声不响。

张佑森是这么一个人，早是个笑话，那时运动会。他的中学离我们中学近，跑完步体育老师允许他用我们的淋浴间，结果他每次带着肥皂毛巾来——笑死女生，真笨得不像个人。而结果我跟他耗上了。全校公认最聪明的女生跟他泡，他福气不是没有的。

每次约会，一切事宜都由我安排，像今天，我说：“我们先去吃中饭，然后买票，买好票我到超级市场去购物，你如果没有兴趣，便到图书馆去坐一下。”

买完票回来的时候，他把路边建地下铁路的泥浆也踩回来，一进门踏在那条天津地毯上。

我说：“佑森，请帮个忙，你贵脚抬一抬，我地毯刚洗过，不是给你抹鞋底的。”

他“哦”的一声，把双脚移过一边。

“佑森，”我叹口气，“你这个人是怎么活了三十年的？”

他仍然不出声。

我与他对着坐，他没话说，我也不说话，次次都要我说话娱乐他，我累。

我笑说：“佑森，谁嫁了你倒好，大家大眼对小眼，扭开电视便看到白头偕老。”

他讪讪地看着双手。

“最近工作怎么样？”我努力制造话题。

“很忙。”两个字。

“忙成怎么样？”

“很多女孩子都告假去旅行，所有工作堆在我头上。”

“你也该出去走走，增加见闻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。”

他好脾气地笑，“我没钱。”

“你赚得跟我差不多，我得付房租，你跟家人住。”

“你比我多赚百分之五十。”他倒是没有自卑感，“我在分期付款供一层



房子。”

“呵，”我笑，“打算娶老婆了。多大的房子？一个月供多少？”

“一个月两千多。”他忸怩的说，“分五年，四百多尺的房子，是政府居者有其屋计划那种房子。”

“可是，你收入已经超过申请资格了。”我惊异。

他说：“我……瞒了一些事实。”

典型的香港人。我叹口气，你说他傻，他可不傻，他在世俗上的事比谁都会打算盘。地毯要是他买的，他就不舍得踏上去，一定。

“四百多尺……”我说，“比我这里还小一半，我的天，香港的公寓越来越小，怎么放家具？一房一厅？像我这里这样。”

“你这里是三房一厅拆通的，怎么同？”他说，“也只有你一个人住这么大地方不怕。”

我说：“四百尺有窒息感，”

“两个人住也够了。”他说。

我不想与他争执。他总有他的道理，他自己有一套。

“你父亲呢？将来令尊也与你住？”我问。

“是。”他答。

“如果你太太不喜欢，怎么办？”我问。

“不会不喜欢。”他说。

我不响，只是笑笑。听上去很美满……小夫妻俩住四百尺房子，有个老人家看大门，公寓粘一粘墙纸便是新房，像张佑森这样的人，也许对某些女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丈夫，我嘲讽的想。

我们去看电影，两点半那场，因是儿童影片，观众拖大带小到三点钟才坐定，到四点钟又开始上洗手间。熙来攘往，吵得不亦乐乎。

我问佑森，“你闷不闷？”

“不闷，我怎么会闷？”

我很闷。

连学生都知道我没有男朋友。我暗自叹口气。陪我上街的人很多，但却没有男朋友。男朋友是不同的，男朋友是将来的丈夫。

看完戏我们往回走。我说：“如果你独个儿住，倒可以上你家坐坐，改



变一下环境。”

“现在也可以呀。”他说。

我笑笑，他的父亲近七十岁，有点邋遢相，我不高兴与他招呼，又不想看他探头探脑的，老当我是未来儿媳妇。哪有人三十岁了还与家人同住，信都给父亲拆过了才到他手里，佑森也不觉是项烦恼，谁能给他写情信呢？

“真奇怪，”我说，“我们认识竟已十五年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第一次见你，你穿一件粉红色小裙子。也是这么凶霸霸的样子。”

“我？”我笑，“我凶霸霸？”

“是的，就是现在这样。”

我忽然发觉他也有点幽默感，于是拍拍他的肩膀。

“佑森，你对我很容忍，我知道。”我感慨的说。

“是我笨。不关你事，我常激怒你。”

“佑森，”我说，“你——”我又改变话题，“你如果结了婚，我们就不能这么自由自在见面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们像兄妹。”他说。

“兄妹？”我笑，“有这么好的哥哥？或有之，余未之见也。”

他又不出声了。能与佑森有不停的对白，那真是奇迹。与他说话像断成一截截的录音带，不连续。

他问：“你为什么这些日子都不结婚？”

“我？”我说，“没碰到适合的人。”

“你要求别太高。”他说。

“我的要求高？”我摇摇头，“我找对象的要求一点也不高，他只要爱我，可以维持我们的生活，两人思想有交流，兴趣有共同点便行了。”

“这还不难！”他笑。

“难？每个女人择偶条件都是这个样子，有什么分别？”我气不过，“佑森，你说话难免不公平。”

“可是要维持你的生活……你的肥皂都二十五元一块，对你来说，坐日本轿车是最大的折磨，谁敢叫你挤公路车？真是的！”他笑。

“佑森，你别在我面前倚老卖老。”我笑着拍打他。

“你这个人，我第一次见你，就差不多让你折磨死。请你跳十次舞，你都说脚痛，跟别的男生跳得龙飞凤舞。”



“你真是小人，”我笑，“记仇记两百年。”

“你一直嫌我土，是不是？那时候嫌我的裤管不够宽，现在又嫌我的裤脚不够窄，可是我老搞不通这种千变万化的玩意儿，展翘，我真是惭愧。”

我不好意思，“你还耿耿于怀做什么？当年意气风发的小女孩子如今也老了，女人三十，真是无耗无扇，神仙难变，事业无成，又没有家庭，你看我这样子。”

“然而在我眼中，你永远还是当年十五岁的样子。”他留恋地说。

“佑森，你真是活活就停止了，把头抬高一点，外边不知道有多少漂亮的小女孩子，很乐意陪伴你。”

佑森把手放在口袋里。“你的语气跟我父亲一样。”笑笑。

“你母亲早逝，他为你担足心事，结婚也好。”我停一停，“我也想清楚了，婚姻根本就是那么一回事，再恋爱得轰动，三五年之后，也就烟消云散，下班后大家扭开电视一齐看长篇连续剧，人生是这样的，佑森。”

“既然你想穿了，为什么你不结婚？”

想不到这么一个老好人也会来这么阴险反招，我不知如何回答，招架无力，只好闷声大发财。

他送我回家，在楼下，我问他：“下星期六呢？”次次都是我问他。

“你是长周还是短周？”他问。

“长周，连两个长周。学校要编时间表，故此短周改长周。你星期五打电话给我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你知道车站在什么地方？”我问。

“知道。”

“佑森，买一部小车子开开，那么我们可以去游泳。”

他微笑，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

我回到楼上，没事，不想睡，坐着抽烟。

为什么不早点投入看电视长篇剧的行列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我觉得一起看电视也得找一个志趣投合的人。而这个人是这样的难找。他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在我有生的时日内是否会遇见他？

我按熄香烟，扭开电视，看到 Muppetshow 中鲁道夫纽路叶夫与猪仔小姐跳起芭蕾，笑得几乎昏过去。

上床看武侠小说，作者提到《三国演义》中许褚赤膊上阵，身中两箭，评



书人注解：“谁叫汝赤膊？”我又大笑。

不知为什么竟有这么多好笑的事。

可是又有什么是值得哭的？我既非失恋，又没失业，下个周末的约会也订下了，我有什么烦恼？头发又未白，脸上又没皱纹，我哭什么。

然后我就睡了，一宵无话。

做了个恶梦，看见母亲眼我说：“看你怎么没嫁人！”做恶梦与现实生活一模一样。

奇怪，小时候老梦见老虎追我，一追好几条街，或是掉了一颗牙齿，或是自悬崖跌下来，种类繁多，醒来松一口气，还没洗完脸就忘了，现在的恶梦连绵不绝，都是现实环境的反映，花样都不变，好没味道。

第二天还是要工作的。

女学生们在说生物课：“记得几年前我们做青蛙实验？青蛙死了，但是碰一碰脊椎神经，四肢还是会动弹，有些人活着也是没脑袋的，只是脊椎神经在推动他们的活动。”

我想到张佑森，他是标准的脊椎动物，拨一拨动一动，坐在我客厅中看电视看到八点半起身告辞，连的士高音乐节目都看进在内。

我的学生比我聪明。我低头改簿子。她们喜欢在作文的时候闲谈，只要声音不十分大，我由得她们。

我又听见另一个小女孩说，“某次有个男孩子约我看戏，我去了，看到一半，看不下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另一个问。

“描写男人同性恋，恶心。”

“呵。”

“于是我说要走，假意叫他别客气，继续看完场，谁知道他真的往下看，散场还到我家来按铃——你说有没有这种白痴？”一阵银铃似的笑声。

“有，怎么没有，还有人一年不找我姊姊，忽然向我姊姊借车呢，我姊姊说：车子撞坏了怎么办？那人说：你那辆又不是法拉利，有什么关系？气得我姊姊！”

我把头抬一抬。

一整班忽然鸦雀无声。

我说：“在班上交掉作文，回家不必再费时间。”

我顿时听到沙沙的写字声。



我叹口气,走到窗前去站着。课室还用着竹帘,可是现在古老当时兴,阳光透过细细的竹帘射在我脸上。我眯起双眼,不用照镜子,也知道眼角有多少皱纹。

放学我到佛罗赛太太家去喝茶。

佛罗赛太太是我从前念中学时的英文教师,今年五十多岁,我一直不知道她国籍是什么地方,她早已自认是中国人,能说很好的国语与粤语,但也喜欢讲英文与少许法文。

她喝茶的习惯倒是纯英国式的,一套银茶具擦得晶亮。家里有个佣人帮她把屋子收拾得十分干净,白纱窗帘还是从布鲁塞尔带回来的。

夏天的下午坐在她家中很宁静,多数我藉口向她倾诉心事。

这次她温柔地说:“我亲爱的,你想得太多了。”

“这是因为我不了解生命。”我轻声说。

“亲爱的,生命只供你活下去,生命不必了解。”

“但是,”我握紧她的手,深深叹口气,“但是我觉得困惑。”

“你睡得可好?”她问我。

“并不好,我有服镇静剂的习惯。”

“现在根本买不到,”她诧异,“政府忽然禁掉镇静剂,你怎么还买?”

“总有办法的,”我说,“鸦片禁掉百多年,现在还不是有人吸?”我苦笑。

“这不是好现象。”她拍拍我的手。

“我在半夜醒好多次,第二天没精神。”我说,“所以非服食不可。”

“你是否心事很多?”佛罗赛太太问。

“也不算是心事,有很多现实问题不能解决。”我答。

“经济上你不应有问题,是爱情吗?”

“是的。我的烦恼是我没有爱情烦恼,你明白吗?”我问。

“我明白。”她说,“为什么不跟你父母谈谈?”

“我从来没跟他们说过这些话,他们从来未曾帮我解决过任何问题。每夜我都做恶梦因小事与母亲吵。你知道的,我念中学时便与你说过这些问题。”

“你身边不是有很多年轻男人吗?”她微笑问道。

“我不喜欢他们。”我说。

“一个也不喜欢?”

我摇摇头,“不。”



“每个人总有长处。”她还在微笑。

“他们的长处我不感兴趣。”

“感情是可以培养的。”

“他们未必要与我培养终身兴趣。”

“你这孩子！”

我苦笑。

“工作呢？”她又问。

我很惆怅的说：“我始终做着螺丝钉式工作，得不到什么满足，感情方面失望，事业文不如意，忽然之间我发觉原来我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名，因此才困惑。”

“亲爱的，你想做谁？”

我撩起头发，烦恼的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希望做个家庭主妇，终身致力于丈夫子女？你行吗？你愿意？”

我缓缓的摇头。

“亦或是做阔家少奶奶？手戴钻戒搓麻将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人，我只是不满现况。”

“亲爱的，你闻到蛋糕香味否？”她说，“让我们先把烦恼忘记，然后开始吃。”

我笑，“遵命，佛罗赛太太。”

带着一个饱肚子，我回到了家中，该夜睡得很好。

周末我想在家睡懒觉，于是推张佑森的约会。

“不是说好出来的吗？”他问我。

“我忽然有点不舒服。”我用老藉口。

“但是我约了另外一对朋友，不好意思推他们。”佑森焦急。

“你又没征求我同意，我怎么知道你约了人，张佑森，你最喜欢自说自话。”

他没言语。

“你约了谁？”我忍不住。

“我的上司贝太太。”张佑森说。

我问：“贝太太与先生？”

“是的，贝太太不是见过你一次？她想再看看你。”

“看我，我有什么好看？”我说，“约的几点钟？”



“八点钟在天香楼，贝太太请客。”他说。

“你怎么能叫贝太太请客？你应当先付帐，把钱放在柜台，知道吗？”什么都要我教。

“知道了，那么我来接你。”

“我来接你是真，你又没车子。”我忍不住抢白他。

“是。我七点半在家等你。”

“就是这样。”我挂了电话。

我很烦恼，想推的约会推不掉，又不想去，只觉得累，我胡乱找件白裙子来罩上，化点妆，便开车出去，本来应当去洗个头，但是为张佑森与他的同事？我废事麻烦。女为悦己者容。他又不悦我。况且我们之间已无男女之分，不然我也不肯反过去接他。

接了张佑森，我一声不响把车驶到天香楼。找到地方停车，与他进馆子，主人家还没到。

张佑森把两百块现钞放在柜台。我没好气的说：“不够的。”

“要多少？”他惊惶的问。

“你带了多少？”我反问。

“两百。”

我叹口气，“这是五百大元，借给你。”

他茫然：“要这么多？”

我在人家订好的台子上坐下喝茶，没好气。这个乡下人，简直不能带他到任何地方。我只觉一肚子的气，张佑森的年纪简直活在狗身上。

我低头喝着茶，十分闷气，没精打采地，嗑着南瓜子，张佑森沮丧，他问：“展翘，你不高兴了？是我笨，我一直笨。”

我抬起头，“也没什么，你别多心，主人家马上要来了。”跟他出去，就像与儿子出去，事事要我关照。

这还是好的了，只要不是白痴儿子，总有长大学乖的一天。张佑森到底读过数年书。

我看看表，八点正，那贝太太先生也应该到了。约会准时一向是艺术，可惜渐渐懂这行艺术的人越来越少，姓宝姓贝都不管用。

正在无聊，眼前一亮，一个“中年少妇”盛装出现，身上一套彩色缤纷的“米爽米”针织衫裙，三寸半高跟鞋，珠光宝气，向张佑森展开一个笑容。这便是贝太太了。